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·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·

30

战将陈赓

上党之战 邯郸之战

ZHAN JIANG CHEN GENG

(四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战将陈赓

上党之战 邯郸之战

(四)

黎小江	主著
汪光璠	编著
曹林序	

广 州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 战将陈庚上党之战 邯郸之战 (四) (30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价: 988.80元 (全55册)

目 录

战将陈赓	(1)
上党之战	(209)
邯郸之战	(375)

即切断敌人后续部队的三十二军,使其滞留于漳河以南。

刘伯承司令员一边踱步一边说。在他的脑海里已经构成战场最初的图景。利用西面的山谷,东面的平川河套,并利用漳河,诱马法五于预定战场。从政治委员的眼里看到支持的目光:放敌人三个军进来,量力而行,不多吃也不少吃。八个军的敌人吃掉他三个军,使敌人后边五个军不敢继续北进。他是周密地小心谨慎地使用着手边仅有的兵力,并仔细估量敌人的力量。虽然他正在调集部队、清除战场做迎战准备,但部队不能很快调到战场上来。西有太行山阻碍计划迅速的实施,北有临洺关和紫山的威胁。但这个计划是不可少的,它勾画出一个战场的轮廓,以便将千军万马展开于预定地点,给马法五设置一个从漳河北岸到邯郸以南十多里长的口袋。他向李达参谋长说:“注意,路西军的任务是:放马法五三个军进来,切不可堵住敌人的进口。让敌人进到光禄镇与台城村中间地区,给以割碎,各个击破。”他着重说:“告诉杜义德,他们在最南头,放过敌人头三个军之后,立即切断后边的敌人,使后续敌人不能继续北上。陈锡联中央队的任务是,将进到马头镇及其以南的敌人切断,并向北兜击。秦基伟应在台城村附近对敌人先头部队实施截击,于突破后以一部钳击敌人先头部队,主力向敌人两侧突击,与杨得志、陈锡联协同消灭敌人。”

“杨得志、杨勇的路东军,应俟敌人先头部队渡过漳河后,开南东方、临漳地区,对铁路东侧敌人实施进击。张廷发独立支队任务如前。他得准备着敌人以一个军的猛烈炮火的轰击,和一个军的步兵的冲击。要做好防御工事,准备阻击敌人,给敌人以有力打击。”

“冀鲁豫军区平汉路东侧部队和民兵,展开游击战,分散敌人的兵力。我指挥部前移,第一步在和村。”和村在武安县南,邯

邯正西，洛河北流的转弯处。司令员命令：“太行第五军分区迅速架通峰峰至邯郸的电线，六分区整修武安至邯郸的电线。”

张华迅速地记录着，以便把具体事项写成条款加进命令里去。虽然这才是开始部署调动部队，规定任务，但可以看出司令员准备利用敌人主官的骄傲和轻敌，让对方进入为他规定的情节之中。但是他明确地感到的一点就是：一是把敌人十五万人分开段落，第二是利用平川地形展开一个宽面的侧击的阵容。如果马法五前来，对这一击他是很难招架的。四面受敌，很难统驭住他的部队不被冲个落花流水。

梁近担心的是：马法五是以临战姿态前来的，他会预有准备，而部队能否按计划如期做到，还是个未知数。因为临沼关、紫山还在敌人手里。邯郸地区兵力空虚。计划是有了，目前现场没兵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，战斗力都是相当强的。须知敌人是八个军，而不是三个军。假如敌人在我兵力没有赶到的情况下四个军并排推进，长驱直入直逼邯郸，就会置我于被动。一个环节跟不上就会全部脱节。敌人一旦突破邯郸防线，后边敌人自然会相继跟进的。何况北面还有石家庄敌人的十六军，南面还有仅一水之隔的三十二军。

五

不管怎么说，目前的情况是不乐观的。马法五三个军六万人，我即使放弃次要战场，尽一切力量也只能集中起六万人，想调集到一起更不是容易的事。兵力和敌人持平，装备差敌人一筹。滏阳河套是多沙地带，村落稠密，打一场平原村落战，对攻、守双方都不是易事。我们面对的又是一股强敌。即将到来的战

斗将是一场硬仗。待我们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,蒋介石后边还有五个军跟进。我们就得被迫撤离交通线,退回大山里去。

刘伯承司令员考虑到高树勋的问题。打硬仗是个问题。部队不怕打硬仗,打硬仗才好锻炼部队,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。但是争取高树勋起义,分化敌人首脑这一作用更大。

上党作战,攻长治正急,刘伯承司令员和邓政委赶到黎城,接见了高树勋派来太行山的代表王定南。王定南是共产党员,是高树勋的座上客。高树勋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挤、歧视。日本投降前夕由王定南安排,让高树勋在河南省南召县马市坪,和我军陈先瑞举行火线会谈,结果在国民党中引起轩然大波。蒋介石主张调胡宗南对高树勋采取有力措施,胡宗南主张命令李文以九十军由芦氏东移嵩县,向高树勋新八军逼近,进行监视,随后尅扣给养,寻衅刁难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,高树勋气愤已极,亲笔写了给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信,交给王定南说:“劳驾为我赴晋冀鲁豫太行山一行,去见彭总;把这封信交给他,详情由你面谈。”

王定南带着高树勋的亲笔信,于八月一日从南召新八军驻地出发,奔向晋冀鲁豫太行山去见彭总。他要走出河南西部伏牛山,过黄河,到山西,上太行山,来完成这一路途遥远,使命重大的任务。王定南一路步行走到许昌,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,见到人民欣喜的面容,同声庆贺的场面。火车、卡车日夜奔忙,大队士兵在泥泞的路上挣扎。王定南想:日本投降,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,他的行动刻不容缓。他加紧赶路,自郑州过了黄河,赶到新乡。新乡已经变成一座兵营,到处是兵,如临大敌。

王定南见到朱穆之。共产党员朱穆之是孙殿英的“座上客”。情况变了,必须立即和上级党取得联系,以便得到新的指示。他们结伴一起北上太行。从新乡直奔辉县、柏树湾、临淇、

合涧、林县、姚村……正赶上秋雨连绵的季节，他们撑着伞，踏着泥泞的山路，冒着滂沱大雨，日夜兼程，一直赶到任村。任村是晋冀鲁豫军区的一个“口岸”。王定南带病强行，赶到赤岸。不巧，刘、邓已经到黎城前线指挥上党战役去了。

王定南又赶到黎城。

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从长治前线赶回黎城接见了

他。

王定南立刻把高树勋给彭总的信交到刘伯承司令员手里。

刘伯承司令员看信。

王定南说：“自从高树勋和陈光瑞同志在马市坪火线会谈之后，蒋介石对高恨之入骨，因当时处在抗战最前线，一时不好收拾他，一直拖延至今。所以高树勋写信给彭总，希望友好联合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看完信说：“彭总已经不在太行，回延安去了。蒋介石已经调动了几十万军队，准备向各解放区进犯。第一战区胡宗南的两个军在同蒲路南端集中，准备北上。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三个军，已经集结新乡一带，高树勋的新八军也在内。”

王定南听后十分惊愕，在他离开河南省南召县后的一个半月里，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，内战一触即发。他没想到，高树勋已经到了内战的最前线。他真有点不解，木木地站在那里。

邓小平政委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正准备做这一项工作。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、民主的旗帜下来。你赶快回新乡去，做好高的工作。把党的工作建立起来，你们有几个党员？你提名，我批。”

王定南说：“两个党员是高部的两个团长。一个叫田树青，一个叫周树一。再就是我和我爱人唐宏强了。”

邓小平政委当即批准：“你们四个人为争取高树勋起义领导小组成员，由你负责。”

王定南一听，心里安定下来。从现在开始他是在刘邓直接领导下工作了。高树勋就在近旁，不须再去跋涉万水千山了。

刘伯承司令员坐到桌子跟前，一边给高树勋回信一边说：“欢迎高将军和我们联系，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。”他把信交给王定南说：“高树勋将军已经到了新乡，机会最好，适当其时。”

邓小平政委说：“你立即去新乡，不得延误，做好高树勋的工作。上党战役一结束，马上就轮到对付平汉线上的敌人了，时间紧迫。”

第二天，王定南离开黎城前线南返新乡。

当时正当上党战役进行之际，工作千头万绪，首要问题是侦察敌情，调动部队打仗。高树勋的工作在进行之中。上党战役刚刚结束，邯郸前线紧张，争取高树勋起义提上议事日程，并且迫在眉睫了。当时，政委毫不迟疑，当机立断，立即批准王定南的党小组，并指定王定南为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党的领导人，立刻派回新乡，还是有远见的。

前线指挥部接到中央命令：不惜一切代价，阻止国民党三个军北进。这成为当前的战略任务。争取高树勋就地起义，是这一战役的关键。

邓小平政委说：“高树勋被蒋介石送到内战前线，我们给蒋介石来个釜底抽薪，如果高树勋率一个军在战场上起义，影响很大，对马法五和鲁崇义是个沉重的打击，对蒋介石是当头一棒。”

李达参谋长说：“孙连仲死心踏地为蒋介石当工具，他已经变成半嫡系了。高树勋不同，他处决了石友三之后，汤恩伯立刻收买了高手下米文和，使六十九军脱离了高的领导。蒋介石最近对高加官进爵，封了一个十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，顺水推舟，把高推到内战第一线。高树勋前进无门，后退无路。高如能

在战场上起义,那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。”

邓小平政委说:“必要时你得亲自出马。”

六

高树勋住在伏牛山中,四围大山挤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全军困在穷困的伏牛山中,补给困难,走投无路,又受到胡宗南的监视,进到嵩县的李文九十军虎视眈眈地蹲在他的身边。嵩县距离南召只一山之隔,使他日夜防范。自从派王定南北赴太行山之后,他心中忐忑不安,日夜难眠。白天举目北望,又被摩天岭隔绝,望不出去,使他一筹莫展。日本投降,四处风闻国民党军接到命令,从商县、山阳、湖北三斗坪出动,开赴前线受降。高树勋立即准备,急于开出伏牛山。忽然接到命令:“原地待命,不许擅自违令行动。”

高树勋火冒三丈,为什么不准他的部队开往敌占区受降?他破口大骂:“老蒋欺人太甚,日本投降,抗战军队都有受降权利。”

团长田树青说:“原地待命,只不过是让我们束手待毙,最后被蒋介石部队缴械吃掉。”

高树勋在地上来回走动,愤恨不已。困在伏牛山中举目无亲。与其在国民党军队包围之中被吃掉,不如铤而走险,开赴华北,不能束手待毙。给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信已发出,虽然音讯全无,与其听天命不如尽人事。他走到地图跟前选择行军路线,决心抗蒋介石之命开赴华北。最近的路线是从南召到鲁山、宝丰。但一转念,通过摩天岭的峡谷将遇到本地百姓说的:南召到鲁山,七十二道脚不干。一道河在峡谷里穿行,要来回蹬七十二

次，遇到雨季到来，秋雨连绵，山洪暴发。伏牛山中是贫瘠山区，村庄稀少，部队吃住都成问题，非把军队拖垮不可。况且这条路线离胡宗南军队太近，如果胡宗南出兵堵截，即将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境地。他决心东去，直奔叶县，经襄城、禹县、新郑到郑州。这是一条平坦的路途，待老蒋发觉，他已经到了铁路线上。他向田树青说：“你的团开路，这里直达平汉路，只有二百多里。到了平汉路我们就可放开手脚，不同困在穷山恶水之中了。”

田树青问：“如果老蒋派兵来阻挡，打不打？”他瞪着高树勋，等他发话。

高树勋坚决地说：“打。和他拼一死战，也比束手待毙强。”他说：“目前老蒋正急着抢地盘，顾不上我们。即使顾上我们，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困兽犹斗，何况我还有一个军在。”

高树勋毫不迟疑。即使孤注一掷，也在所不惜。立即率新八军从南召奔叶县，经襄城、许昌直奔郑州。

蒋介石接到报告拍案大怒：“娘希皮，高树勋抗命，擅自行动，撤职查办。”

蒋介石的火气，再加上重庆的闷人天气，使他汗如雨下，恨不得把高树勋抓来撕个粉碎。

总司令何应钦劝说：“总座息怒，孙连仲正需要兵。不如委高树勋一个副总司令，命令他沿平汉铁路北进去打共产党。”

蒋介石大步踱着，来回往返。执掌生杀予夺之权的人，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他红着脸，半天说不上话来，违抗他的命令，诛之而后快。但是何应钦的建议是有道理的，与其自己动手杀高树勋，不如借共产党之手，何况高树勋手中还有两万人马。最后同意何应钦的意见。他问，“谁去？”

何应钦提议特派胡宗南去执行这一使命。因为在伏牛山中

是胡宗南派军队监视高树勋的。派胡宗南专程从洛阳飞郑州，宣读这一命令，无形中就是给高树勋以压力。

蒋介石说：“授勋后立即命令他带新八军开赴新乡集结待命。”

高树勋刚到郑州，胡宗南乘专机从洛阳飞临郑州。

刘峙受命接收开封、郑州，这一带已经是刘峙的辖区。郑州一片混乱，到处是兵。刘峙通知去机场迎接胡宗南。当时气氛森严，剑拔弩张，如临大敌。

高树勋刚要动身，被团长田树青一把挡住：“军座，胡宗南之来不怀好意。不能去，以免发生意外。”

高树勋是压住心头怒火去迎他的仇人。他说：“死都不怕，何必怕胡宗南。在南召‘遵命’不动，最后也是死，现在我全军都拉到郑州，看老蒋敢把我怎么样？”

高树勋冒着生命危险去飞机场。他知道，老蒋这个集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只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服软。只要不怕死，就一切都无所谓了。

胡宗南全身戎装，走下飞机，见了高树勋，当场宣读蒋介石的命令。因为他是专程为这件事情来的，为的是吓唬高树勋：你和共军火线会谈，又抗命不遵，擅自行动，委员长宽大为怀，不法办你，反而加官晋爵，望你体察这一切，别装糊涂，不是解决不了你。胡宗南装腔作势地宣读：“委座命令，委任高树勋将军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，兼任新八军军长之职。并令新八军立即开赴新乡待命。”当场授勋。

对这一切，高树勋并不在意。但胡宗南没有给他一个抗命的罪名，当场逮捕他，这一关总算过去。至于后帐，不怕。走一步说一步，往后瞧。高树勋只得遵命，率新八军北渡黄河，向新乡前线集结；

就在这一刹那，高树勋心里想的是王定南的下落。此行如何？太行山情况如何？是否找到彭德怀？这一个月情况大变，他已经离开伏牛山南召县到了郑州，王定南会不会重返南召？他迫切想见王定南。因为蒋介石现在把他推到内战前线，这是老蒋借刀杀人消灭杂牌军的一贯手法。

高树勋新八军在新乡集结完毕，装备补充齐全。眼看四十军开到，陆陆续续的大军云集新乡和郑州之线。前边三个军都是孙连仲旧部。三十二军是商震的部队，也被推到第一线上来。背后是蒋介石的嫡系王仲廉的八十五军和二十七军，再后边是三十八军、七十八军，致使郑州到新乡之线，成了兵的世界。真是大战的势头，内战一触即发。蒋介石想把他高树勋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，马上就耀武扬威地策马前进。

王定南急匆匆赶到新乡。

高树勋如同见了久别的亲人，高兴极了，开口就问：“见到彭总了吗？”

王定南说：“彭总已经回延安。我在太行见到刘伯承、邓小平两位将军，他们嘱我向您致意问候，这是刘伯承司令员给你的亲笔信。”他把刘伯承司令员的信递给高树勋。

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，刘伯承和邓小平就是目前在新乡集结的国民党如云战将，如蚁精兵的生死对头。他急忙拆阅，看后心情激动。他立即把信烧毁，以防万一。尔后向王定南说：“老蒋封了我一个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，把我送到新乡来了。”

王定南一直留神看着高树勋的举动。离开近两个月，当中发生了多大变化，巨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变化，现在处在两军对垒的内战前线。从高树勋看信的表情和对老蒋封官一事的叙说，

是一个知心人相见的样子。高树勋因为来到华北前线，不像困处在蒋介石环绕之中那样忧郁寡欢了。王定南接过话说：“那是让你去跟八路军打内战。如果打败八路军，他以后再收拾你，如果你被八路军消灭，老蒋如愿以偿。”

高树勋说：“我领教过老蒋这一套，就看上当的是谁。”他放低声音说：“我有一个冀察民军总司令的头衔，我发了电报，请孙连仲批准我一个军单独北上，以冀察民军总司令的名义收缴河北民军的枪。到张家口、承德之后，再和共产党联合反蒋。我需要向刘伯承、邓小平两将军说明这个意思，你赶快再去一趟。”

王定南问：“你的意见孙连仲批准了吗？”

高树勋说：“没批准。”

王定南说：“是孙连仲不相信你。我来时刘伯承司令员说，延安命令是阻止孙连仲三个军北上，愿意和高将军联合阻蒋北上，这意义就更大了。”高树勋一听沉默不语。他和这个长官司令部合不来。马法五在组阁。参谋长宋肯堂是孙连仲、马法五的人，而他高树勋自从处决了石友三之后，颇受老西北军的人非议。刘伯承这个提议可考虑，只是家属成问题。

王定南说：“你给彭总写信不就为了这个么？”

高树勋说：“糟糕的是家眷已经走了。”

王定南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高树勋说：“济南已经接收，所以家眷转到徐州，准备乘火车北上到天津去。”

王定南想了一下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想办法。”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王定南召集了团长田树青、周树一，传达邓小平政委批准成立争取高树勋起义领导小组的事。他说：“我们从现在起，就在刘、邓直接领导下工作了。”

周树一说：“如果高树勋不起义，我以一个团起义行吗？”

王定南说：“别急，争取高起义，意义重大。”

王定南立即派人北返。

七

马法五没有高树勋这些顾虑，而且显得耀武扬威。将是强将，兵是精兵，装备精良。他这三个军都是参加过台儿庄会战的，和日本板垣师团、矶谷师团拼过大刀，杀得日军横尸遍野，日本军把四辆坦克丢在台儿庄镇外，后退到峰县城。到目前为止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没有出其右者。刘伯承的兵只不过是一群拿枪的老百姓，在国军面前打打游击而已。只要他马法五把主力放在前边，两个军齐头并进，刘伯承必定招架不住。他可以直取邯郸，打通平汉铁路。这一切都应在“马”字上：他姓马，又是主帅，一马当先，定会马到成功。

马法五知道，十月十二日，陈赓在沁水河谷消灭了史泽波。刘伯承主力大都在上党地区，来不及回师，平汉方面空虚，正是他进去的绝好时机。蒋介石下令进击，沿平汉线推进。

参谋长宋肯堂展开地图。

马法五俯身在地图上，沿着平汉铁路线看去。他知道安阳以南邯郸以北的临洛关和紫山还没被共军夺取，在等待国军的到来，只邯郸和磁县落入刘伯承之手。安阳以北是磁县，再北去经马头镇到邯郸只有一百多华里，一个冲击就可到达。

但是马法五忽然看到“马头镇”三个字，不由得心中一怔。他平常是不会注意这些的，但是现在是两军交锋，而且这个地名横挡在他前进的路上，他心中感到异常的压抑。这个地名犯他

姓马的忌，是不祥之兆。但这又是夺取邯郸的必经之路。难道他马法五的头将擢在邯郸城南马头镇不可？他没法向宋肯堂参谋长说清心里的忧虑，只是沉默不语，足有五分钟之久。兵力、装备，都超过敌人，时机又好，只是一个人的命运难测。他不想在他战兴正浓之际，把他马法五的头颅掉在邯郸城下。这种念头像一根很粗的绳子，一旦被缠住就解脱不开。这使他喘不过气来，又不便说明。他用了最大的意志力，闪开“马头镇”三个字，向东面寻找路线。

参谋长宋肯堂一开始不知所以然，也没往这方面留意，待看到马法五见到马头镇这个地名眼里顿时出现呆滞、忧郁的神色，其中还夹杂着恐慌。他恍然大悟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但心照不宣。出师之际，遇见不吉利的事，听见不吉利的话，都是不适宜的。他自己是参谋长，可以另寻补救的途径。他想了一下，认为这事最好由他提出，说：“两个军齐头并进，新八军在左翼，沿铁路线向北推进，进占磁县的“马头镇”，从正面逼进邯郸。四十军摆在右翼，沿大章、单庄、高木营、赵横城之线推进，从东面迂回，形成钳击邯郸之势。”说罢，他望着马法五，用征询的眼光等待主官的定夺。并解释说：“这是以有力之一部对敌人做正面进攻，钳制敌人，吸引敌人兵力，然后以主力从侧翼、出其不意地猛攻，突破共军防线，拿下邯郸。这样就可以破竹之势向北推进到石家庄。”他说：“刘伯承夺取了上党，太行落入敌人手中，邯郸以南一段平汉铁路，西侧多山，必为共军所据。这样，新八军可以阻住敌人，掩护我右翼的攻击。”

让高树勋新八军侧敌前进，首先和共军接战，马法五自己率四十军出敌不意，从侧面猛扑邯郸，正合马法五意。马法五同意这个方案。他自己可闪开马头镇这个不祥的地点，解除精神上的威胁。

马法五不满意高树勋分了他的指挥权，又明白老蒋的意图，把高树勋放在内战前线挡头阵，借共产党的刀杀他。他马法五从侧翼冲击拿下邯郸，既让高树勋挨了打，他又得到取邯郸的头功。他说：“以鲁崇义三十军的三个美械装备师在前，首先渡过漳河，掩护架桥，同时向中马头、高木营之线展开，占领阵地，掩护主力部队渡河。主力部队渡过漳河之后，立即越过三十军阵地，攻击前进。三十军的三十师、六十七师摆在新八军的背后，三十军的二十七师在四十军后边跟进。”

于是下令北进。

马法五十月十四日自新乡出动，用交换掩护的办法，前边展开三个军，后面三十二军跟进。这是他第一梯队的全部内容。只用了六天时间全部推进到安阳一线，到达安阳后没有停顿，立即北渡漳河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先头部队渡过漳河，占领漳河北岸的岳镇，掩护工兵架桥。二十二日，三十军渡过漳河之后立即展开攻击，占领磁县中马头和高木营之线，掩护新八军四十军前进。

马法五是乘刘伯承上党作战新胜之机。“新胜”就是“疲惫不堪”的代名词，难以再举行一次比上次规模更大的战役。从太行山中调出他全部参战部队不易。时间就是胜利。二十三军、新八军和四十军越过三十军阵地，立即向马头镇攻击。马法五率领四十军，越过三十军阵地，对直向屯庄、崔曲、长堤、小堤之线发起猛攻。

马法五知道，北面石家庄有胡宗南的十六军南下策应。刘伯承面对的是九个军，而不是八个军，绝对优势在国军手里。他马法五摆的这个阵势也是无懈可击的。前边四个师，后边三个美械装备师，无论对方从哪面进攻，都会遭到痛击。这就是战略上采取攻势，战术上采取守势的方略。